

著夫嶽田小
譯泉范

魯迅傳

店書明開



魯 迅 傳

小 田 磯 夫 著
范 泉 譯

開 明 書 店 印 行

魯 迅 傳

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初版

每冊定價國幣一元三角

著者	小田嶽夫
翻譯者	范泉
發行者	開明書店
印刷者	開明書店 代表人 范洗人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魯迅遺像

及其致內山完造最後遺墨

老版
 上
 中
 下
 早
 七

謹以此書獻給

夏丏尊先生

我流了感激的眼淚，翻看着留在
譯稿上的夏先生的手蹟。想不到
這個集子出版的時候，夏先生已
永遠不再和我們見面了……

范泉 一九四六年八月

關於「魯迅傳」

在民族解放運動的革命工作上，魯迅是中國人民大眾的導師；在進步的文化藝術的創造工作上，魯迅是具有中國民族特質的世界性的文化鬥士。魯迅的影響於中國的文藝青年，影響於被侮辱被損害的無產階級，影響於全世界的閱讀魯迅作品的讀者羣，非但在範圍上異常廣泛，抑且在程度上異常深邃。同時，更由於魯迅思想的具有劃時代的歷史因素，所以它不僅影響到我們的一代，也將影響到以後的無數代，不單是中國民族細胞永遠需要的營養，也必為全世界各民族爭取進步的文化鬥爭過程裏不可缺少的一支動力，一個學習的標幟，一種戰鬥的典範。基於這樣的理由，所以我們可以說：魯迅是具有世界性的偉大的不朽的作家。

我們應當慶幸這樣的作家在自己的民族隊伍裏成長。但隨着時代的進步，新的舊時代的礁石也會不斷地成長和被發現，過去，魯迅用文化的武器曾經無情地毀滅了這些舊時代的礁石，然而魯迅死後的今天，新生的舊時代的礁石非但要阻撓我們前進的徑路，也還有意損害着魯迅的已成的功績。許多人屈服於礁石的下面，許多人助長了礁石的威力，許多人曲解了魯迅，許多人污辱了魯迅。這是現實的危難。然而我們不能低首於這樣的危難。反之，我們要拾起魯迅遺留下的武器，貫徹魯迅的戰鬥精神，突破這現實的危難，對於舊時代的礁石給予無情的毀滅！

研究魯迅並發展魯迅的戰鬥精神，這是我們當前唯一的文化課題。我們要發掘魯迅真正的思想，學習魯迅的戰鬥藝術，發揮並加強魯迅的戰鬥工作。在魯迅的豐富而精粹的文化遺產面前，在魯迅的堅定而深切的思想面前，我們要使舊時代的礁石遭到悲慘的命運。

到今天為止，魯迅逝世已經將近十個年頭，然而有系統地將魯迅的思想，藝術和生活剖折和研究的著作，除了平心的「論魯迅的思想」和巴人的「論魯迅的雜文」以外，再也找不到其他比較正確的專集。倒是一些有意歪曲的空談主義者，常常以一知半解的口吻，用淡淡的閒情來議論着魯迅的短長，藉以增高自己在文壇上的地位。這種卑劣的謀略家正需要我們用切實的工作來答覆他。我們要用謹慎的態度從事切實地研究，我們要介紹中國以外的比較有價值的有關魯迅的著作。豐富研究魯迅的資料，集合一切可恃的著作來保衛魯迅！

「魯迅傳」便是在這樣的前提下翻譯過來的。自然，由於魯迅思想的廣博，由於原作者在人事和地域上的隔膜，小田獄夫的一魯迅傳，可以說，是有着不少的嚴重錯誤的。爲了避免對於魯迅的誤解，譯者邀請許廣平先生加以詳細的校閱。許先生曾把原著歪曲的地方，用一片片的小紙片記錄下來，賜贈譯者加以改正，並且當面又獲得不止一次的解釋。而在原著的引述魯迅原文的地方，曾向許先生借閱「魯迅全集」，一律照錄原文。爲了拙譯的校閱和原著的訂正，許先生曾奔走了兩次，並惠贈參考的書籍，對於這樣一位熱心的指導者，我不能不在這裏特別提出，並表示無限的謝意。

其次，是在翻譯本書的時候，「魯迅全集」的發行人黃幼雄先生剛巧和我同在一個企業公司裏擔任職務，所以凡是遇到不熟習的地方，他總以和魯迅同鄉的資格，用親切的口吻，講述着魯迅的故鄉以及魯迅的祖父所以下獄之類的故事，這裏雖然限於譯文的體例，不能把我已知的材料一一加以補充，但由於黃先生的指示，使我避免了原著的若干錯誤，這也是我應當在這裏鄭重致謝的。

對於一位民族巨人的傳記，在內容上，應當是包涵了這位巨人的思想，藝術和生活的各方面

的。小田嶽夫的「魯迅傳」，顯然在這些工作上還相隔着很大的距離。但是就原著的寫作內容看來，我們可以揣測：作者對於魯迅的著作確曾下過一番研究的苦心，以一個和魯迅素未晤面的外國人的資格寫成了這樣的一部傳記，那應該可以說是難能可貴的罷。

在中國，創作的「魯迅傳」以前也曾商請茅盾先生執筆，但是茅盾先生祇熟悉魯迅的後半部生活，前半部尚待許壽裳先生的講述。為要寫成一部包含魯迅整個思想、藝術和生活的傳記，所以經茅盾先生鄭重考慮以後，覺得不能草率從事。後來戰事遽起，這部書便也中途擱淺了。

如今翻譯了小田嶽夫的「魯迅傳」，斬割其曲解和不必要的部分，成為現在這樣子，正是因為：一面要豐富研究魯迅的資料來保衛魯迅，一面卻藉此機會，拋磚引玉，在沒有完整的正確的創作本「魯迅傳」嘗試寫作以前，先勾勒了一個「魯迅傳」的輪廓，讓我們自己的嘗試者獲得某種程度上的便利和參考。

許廣平先生說：「魯迅先生的研究是多方面的，也因此，無論是誰，對於魯迅先生的認識總不能夠全面的，而只是理解了他某一個部分，他們的觀察祇局限於某一個角度。至於日本人方面，以為增田涉氏和魯迅先生來往很密，而且為了『中國小說史略』的講解，會接受魯迅先生當面的長時期的指示，但他也不過對於中國古文學方面發生了興趣，自然不能理解魯迅先生的全部思想。又有人以為內山完造氏是魯迅先生的活字典，其實在許多的地方，他也是不能夠理解魯迅先生的思想的。」（一九四三年三月九日與譯者的談話）這些話一點也沒有虛假。而從這些話我們也可以知道：要為魯迅先生寫傳記是一件何等艱困的工作，但我們，顯然又不能因為工作的艱困而停頓下來，——這正是雖然在內心並不感到絲毫的滿意，但終於草率地將這譯本出版的原因。

目 次

序 章	一
清代	
第一章 幼年及少年時代	九
第二章 日本留學	二七
第三章 鄉里生活	二九
辛亥革命以後	
第四章 北京·沈默	三五
第五章 「吶喊」	四三
第六章 「彷徨」	四九
國民革命以後	
第七章 廈門行	五六
第八章 廣東受難	六九
第九章 上海生活(一)	七四
第十章 上海生活(二)	七九
第十一章 上海生活(三)——晚年	九一
第十二章 從萬國殯儀館到萬國公墓	一二三
附錄	
魯迅著作年表	一〇八

序 章

魯迅於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在上海病歿了，享年五十六歲。上海發行的「文學」雜誌在同年十一月號即「魯迅先生紀念特輯」號裏，揭載了描寫葬儀狀況的明星電影公司攝影的幾幀照片。在把遺體從住宅運出來的照片上，跟在遺體後面的一個穿黑色西服的青年，手裏握着手帕掩蓋着臉；在從殯儀館把靈柩運出來的照片上，那扶着靈柩走下門口約有三級石階的，在西服上懸掛着喪章的幾個人的臉面上，充滿了嚴肅的哀愁；而在葬儀行列的照片裏，更可以看到國民黨元老蔡元培和宋慶齡的臉面。這些都不必特別提出來細說，但和這些照片同時並列的，有葬列出發前唱歌隊練習的照片，和葬列中用兩根棒高揭着魯迅半身大肖像而走着的照片，以及攜帶花圈的一隊，腳踏車隊，和行列中手持寫着各種標語的旗子的青年男女大羣集的照片，以文人的葬儀而有這樣的盛況，實在令人感到似乎是什麼地方祭典時的熱鬧的情景。真的，魯迅在某種意義上，是時代的英雄，受到這樣的待遇也許正是合適的。但我要說的魯迅的真相，不在於這些，而在另外的一方面。

一九一二年的國民革命，其真正的重大意義，與其說是推翻了滿洲族清朝的天下，破壞了堯舜以來四千年的帝皇制度，則毋寧說是它否定了在這長長的歷史時期培植起來的根深蒂固的中國舊文化。這意義深長的大革命的最大建功者當然是孫文，現在他被神一般地莊嚴地供奉在南京的紫金山上，已經成爲四萬萬民衆的偶像，這恐怕自有其值得這樣崇敬的地方。而和這革命有牽關聯，與孫文同樣地不能忘懷且與孫文可以匹敵的重要的人物，便是這裏所說的魯迅這個人。

孫文是製造新中國的外表的人。而魯迅，同他比起來，卻是為製造新中國的實質而畢身忍受着苦痛的人。以具有龐大的四千年背景的中國，縱使外表被改革了，那實質卻決非一朝一夕所能改革。這是容易想像得到的。而這一點也正是魯迅的不幸。任何一件事情必須要有一個人開始，然後在這個人所播的種子上，再由其他的人加以肥料，這樣，種子纔遲早會開花和結果。這話不是對於中國民族的預言，而是指事情的普通狀態而言。

事實上，湊巧的是孫文和魯迅都是留學生。孫文的學醫動機，是由於他常常出進的廣東傳道會的外國人經營者是醫學博士，所以一半似乎是偶然的機緣，但關於魯迅的學醫，卻和改革中國有着很大的關係。他的西洋醫學救國的志願是非常著名的。

孫文在英領香港學習，和魯迅在日本學習，又是饒有趣味的類似的事跡。當時青年學生到外國留學，是遍中國社會的一種新的風氣，這樣的事實已明確地表現了否定中國舊文化的徵候，所以想把古舊中國的根柢推翻而挺身出來的最最果敢的兩個勇士，都是留學生出身。

要是把孫文和魯迅的苦痛比較地看來，則孫文是樂天的，是剛毅的，是野心家，也好像是空想家那樣，所以也許把苦痛不覺得什麼苦痛，但魯迅的苦痛我以為是遠過於他，這並非是由於人的個性的問題，而多半是由於關心的事件的性質罷！有多數的同志分擔着苦痛，和常常不得不祇是一個人地苦痛着，雖然僅僅是這樣的差別，但這差別是非常的巨大。就在這樣的意義上，和孫文的總是滿身洋溢着光輝的時代英雄不同，魯迅則是一個寂寞的孤獨的時代的受難者。這樣的魯迅便和紫金山的壯麗的陵墓不同，他被悄悄地葬在上海郊外萬國公墓的一隅。這樣地寫來，讀者之中也許有人會懷疑他的文學家的地位了，但對於這樣的懷疑，我卻只能夠回答說：他是文學家。當然，文學家本來是思索着關於人生的人，然而他的思索的方法，不知怎的，和日本的文學

家們思索的方法似乎大相逕庭，不過關於這方面，在知道了本書中先後略略敘述到的圍繞於他的中國的環境，那麼一切的懷疑自會消失的了。

這裏有郁達夫把魯迅及其胞弟周作人作比較評論的文章。以下是關於魯迅的部分：

「魯迅的文體簡煉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鐵殺人，一刀見血。重要之點抓住了之後，只消三言兩語就可以把主題道破，——這是魯迅作文的祕訣。——次要之點，或者也一樣的重要，但不能使敵人致命之點，他是一概輕輕放過，由牠去而不問的。」(中略)

「兩人文章裏的幽默味，也各有不同的色彩：魯迅的是辛辣乾脆，全近諷刺。」(中略)

「魯迅在日本學的是醫學，周作人在日本由海軍而改習了外國語。他們的篤信科學，贊成進化論，熱愛人類，有志改革社會，是弟兄一致的；而所主張的手段，卻又各不相同。魯迅是一味急進，寧爲玉碎的。」(中略)

「魯迅的性喜疑人，——這是他自己說的話——所看到的都是社會或人性的黑暗面，故而語多刻薄，發出來的盡是誅心之論。這與其說是他的天性使然，還不如說是環境造成的來得恰對，因爲他受青年受學者受社會的暗箭實在太多了，傷弓之鳥驚曲木，豈不是當然的事情嗎？在魯迅的刻薄的表皮上，人只見到他的一張冷冰冰的青臉，可是皮下一層，在那裏潮湧發酵的，卻正是一腔沸血，一股熱情；這一種弦外之音，可以在他的小說，尤其是『兩地書』裏面，看得出來。我在前面說周作人比他冷靜，這話由不十分深知魯迅和周作人的人看來，或者要起疑問；但實際上魯迅卻是一個富於感情的人，只是勉強壓住，不使透露出來而已。」(下略)

現在我之所以把這些文章節錄在下面，因為：我有一種習慣，每想到了魯迅，則在我的記憶裏所殘留着的若干魯迅的文章，就正好好像從魯迅自己的口讀着，而我親身聽着一般地，常常在清楚的感覺下回憶起來。這種習慣便誘惑着我把其中的幾則介紹在這裏，因為這是對於讀者的比較適當的啓示。可惜我的譯筆拙劣，一經改譯，所謂「寸鐵殺人，一刀見血」的文氣忙都要消散而不見了。

我不過是一個影，要別你而沈沒在黑暗裏了。然而黑暗又會吞併我，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願彷徨於明暗之間，我不如在黑暗裏沈沒。（一九二四年九月）

假如這樣的青年一殺就完，要知道屠殺者也決不是勝利者。

中國要和愛國者的滅亡一同滅亡。屠殺者雖然因為積有金資，可以比較長久地養育子孫，然而必至的結果是一定要到的。「子孫繩繩」又何足喜呢？滅亡自然較遲，但他們要住最不適於居住的不毛之地，要做最深的礦洞的礦工，要操最下賤的生業……

如果中國還不至於滅亡，則已往的史實示教過我們，將來的事便要大出於屠殺者的意料之外——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

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血價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一九二六年三月）

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

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沈默呵，沈默呵！不在沈默中爆發，就在沈默中滅亡。（一九二六年四月）

樓下一個男人病得要死，那間壁的一家唱着留聲機；對面是弄孩子。樓上有兩人狂笑；還有打牌聲。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親。

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我只覺得他們吵鬧。（一九二七年九月）

生子此時此地，真如處荊棘中，國人竟有販人命以自肥者，尤可憤歎。時亦有意，去此危邦，而眷念舊鄉，仍不能絕裾徑去，野人懷土，小草戀山，亦可哀也。日本爲舊游之地，水木明瑟，誠足怡心，然知之已稔，遂不其嚮往，去年頗欲赴德國，亦僅藏於心。今則金價大增，且將三倍，我又有眷屬在滬，并一嬰兒，相依爲命，離則兩傷，故且深自韜晦，冀延餘年，倘舉朝文武，仍不相容，會當相借以泛海，或相率而授命耳。盛意甚感，但今尙無恙，請釋遠念，并善自珍攝爲幸。（一九三〇年二月覆李乘中函）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一九三三年二月）

魯迅是大文豪。要記下來的文章是很多。把它一一地抄下，那是沒有止境的。上面是從小說以外的文章裏，自然地記憶得到的中間隨意的選擇了出來，這是比較地可以不加說明便很容易理解的東西，因爲是這樣的理由，且因爲我個人的愛好，所以在選擇或編列上也許是不很適當的。

但要是這樣，那麼我希望能够寬恕罷。總之，僅僅從這些文章，也可以想像得到魯迅是怎樣地絕望，怎樣地憤怒，怎樣地不屈，和怎樣地憂愁的罷！

魯迅所以不得不如此，乃是因為他渴望着新中國的誕生，而阻撓這希望的直接的東西，便是在長久的歷史過程裏腐蝕着中國的肉體的桿狀細菌，因此魯迅戰鬥的對手，便無非是這些桿狀細菌。要是普通的醫生，診治起來只覺茫然不知所爲，或者祇予以形式的地治療，但在魯迅，則傾了整個身體和全副精神來收拾這種病患。這病患是什麼呢？要是我們來解釋魯迅所醫治的東西，則它便是孔教，和對於孔教的中國民衆的首從，以及因此而產生的中國民心的遲鈍。而且這遲鈍卻早已到達了腐爛的地步。魯迅的解剖刀雖然銳利，但這個腐敗，卻已通過了各個部分而直達骨髓。這樣的大手術，對於魯迅，當然是有着深刻的削骨之苦。而且魯迅他們，曾經等待着共和革命，並不能使中國本身改善，反且更弄得惡化了起來。

綜上所述，我把魯迅和孫文並列地說着，這使我擔憂是不是要曲解已故的魯迅呢。但這恐怕是我的杞憂罷了。罪不在孫文，我想魯迅決沒有不佩服他偉業的理由。那一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這句話，即使算是有關外形的政治而說的，而由於孫文的首唱，卻已成爲歷來執政者的標語。實際上，孫文的政治革命也是尙未成功的。

每次想到了魯迅，和很清晰的回憶起他的若干文章的同時，他的風貌也彷彿浮現在我的眼前。

那毫無做作地矗立的，濃濃的，豐富的，平頂的頭髮，像用秃筆塗出來的粗大的眉毛，那令人想不到不屈不撓的很大的鼻孔，和從鼻翼兩側急角度向下傾斜的八字式的深深的皺紋，那在中國人中比較濃密的，不修理的日本人風味的鬍鬚，從這鬍鬚下面看到的，那似乎表示古怪脾氣的嘴

唇，和旁人不同的，彙集着他獨特的性格的特異的兩眼——它和面孔的其他部分比較起來，是略微小了些，稍稍垂下，像含着露水一般地溫柔，同時目光炯炯地像鷹隼一般地嚴視着一切，在眼瞳那裏彎曲的線條，又是毫不假借地表現了他的潔癖。這不單是眼瞳，他的稍稍浮腫的方形面孔的輪廓，也多少造成了他異乎常人的風貌。在這浮腫樣子的地方，漂着一抹憂鬱的感覺，那輪廓的線條的模糊的地方，有着茫然不可捕捉的感覺。總括地說，他有銳敏也有慈愛，有雄壯也有悲憫，是具有一種東方的悠揚之感的深邃而美麗的風貌。這樣的臉面——使我想到了他的文章；每次想到了他的臉面，總覺得他的文章和臉面之間沒有絲毫的差別。總之，我想到了他的文章便連想到他的面孔，想到了他的面孔便又連想到他的文章。然而不幸的是我不能瞻仰他生時的儀貌。在我頭腦裏浮現的祇是他將近晚年的一幀照片。

我到魯迅家裏去拜訪，已是魯迅去世的幾個月以後，這是非常遺憾的事情。

在上海法租界霞飛坊六十四號的家裏早已沒有魯迅的影子，那很像魯迅面影的九歲的遺兒海嬰君，抱在魯迅夫人廣平女士的手裏，異常地愛護着。

在這狹長的應接室的壁上，奧村博士氏畫着魯迅的面像，那面像上隱藏着苦鬥的痕跡，在最後的病榻上安眠着。對面的壁角，有玻璃的罩子，那冷冷的玻璃罩裏面，有奧田齒科醫生手製的死後的面型，在傍晚的黝暗裏浮現着白色。

在死牀的畫像的旁邊，懸掛着一張魯迅親筆寫的七言絕句的有色紙張。那上面這樣寫着：

「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爲斯民哭健兒。」

一九三三年民權保障大同盟的中心份子之一楊杏佛氏被刺，在盛傳魯迅自己的危難也已迫近

的時候，魯迅卻還是參與了楊氏的葬儀，回來便作成這樣的七絕。

魯迅在一九三六年十月逝世的。在他逝世一年的一九三六年以前，以及第二年的一九三七年以後，在中國的歷史上正可以判然地劃分開來。這就是中日事變的前後。要是魯迅活着而遭遇到這樣的事變，將抱有怎樣的感想呢，這是不能輕易地判斷的。……

實際上，雖說由於孫文的這種破天荒事業的完成，而在長久的歷史裏被崇敬着，但他的這種主義和主張，將與時間一同地會被修改了的罷，他的那種改革了的政治形態，也難保沒有再度被改革的一天。然而魯迅為國家，社會和民族而用血來寫作的熱誠的文字，卻無論在什麼時候，都可以使在燈下讀着他著作的年青人的胸脯溫暖，而有多感的熱血湧上來的罷！